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J. W. 狄雍著

霍韜晦譯

譯者按：狄雍教授（Prof. J. W. de Jong）爲世界有名之佛學專家，通曉印度各種古典語及現代歐西語，又能閱讀中文、日文資料，對歐洲近百年來之佛學研究，有全盤認識，而博聞強記，態度謹嚴；所著以書評爲多，以其深厚之文獻學基礎樹立批評尺度。學者皆奉爲圭臬。本書乃狄雍教授之近著，除在澳洲國立大學用作講義外，並應日本學術界之請，以“*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爲題發表連串演講。講稿刊「東方佛徒」（The Eastern Buddhist）卷七第一至二號。此即本書翻譯時所據之原本。

本書翻譯，已得狄雍教授允許；若干疑難地方亦蒙原作者賜函幫助。謹此致謝。

前言

我們現在給佛學研究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描繪，似乎不需要說什麼理由了。有大量的研究資料，積存在各學者的著述之中，但還沒有一本書把這一段歷史作系統的整理。溫德殊（Windisch）的那本未完成的著作①，給我們提供了相當多的歐洲佛學界的研

究消息，但大體上祇是敘述到十九世紀中葉，此後的數十年便幾乎空白。享利·狄磊巴克（Henri de Lubac），一位耶穌會的神父，也寫過一本有關佛教與西方遇合的書②，但他的興趣主要是放在西方社會對佛教思想的反應，而不是放在佛教研究的歷史上；佛教學者之所以重視它，是由於書裏有一章可以使我們看到十六至十八世紀時候西方的傳教士所記錄下來的佛教資料。最近魏

爾本 (G. R. Welbon) 著「佛教涅槃與西方解人」(The Buddhist Nirvāna and Its Western Interpreters) ③企圖把西方學者如何解釋涅槃的意義——指出，但這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由於作者的學養並不十分足夠，以致此書使用起來不免減色④。除了上述三書之外，當然還有很多書刊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我們將會隨文提到。

本書的第一章，將簡單敘述截至一八二五年為止的研究情形。雖然在此之前，已有若干重要著作，但它們大部分都是未出版的，為人所知時已延至很晚。其次，本章會繼續提到由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七七年時的研究情形。在這段期間，畢爾奴夫 (Engère Burnouf) 是最傑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第二章則由一八七七年始，至一九四一年止。這期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偉大的學者，如萊維 (Sylvain Lévi)、蒲仙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愛頓堡 (Hermann Oldenberg)、徹爾巴斯基 (Th. Stcherbatsky) 和烈斯·戴維斯夫婦 (Rhys Davidses) 等，都各有名作面世。第三章將處理最近的情形，而第四章則會歸結——到學者們今後所要注意的研究工作。

在這簡單的素描中，要全面論列佛學研究的各項工作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打算把重點放在文獻學 (Philological studies) 的研究上。從地域觀點看，印度佛教無疑是所論的中心，但對中國、西藏，以至南傳各國佛教的研究亦未完全忽畧。祇有日本佛教和日本方面的佛學研究史不擬收進，因為這一個題材祇有讓日本學者處理纔更適當。

② G. R. Welbon, "The Buddhist Nirvāna and Its Western Interpreters, Chicago, 1968.

④ 參照拙著《漢譯佛經之研究》，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I, 1972, pp. 396 - 403.

本編近選叢書目錄表

ABBREVIATIONS

AMG, B.V.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hèque de Vulgarisation
AO	Archiv Orientální
BCL	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BEFEO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 B.	Bibliotheca Buddhica
Bibl. Ind.	Bibliotheca Indica
BMFJ	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GPD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GOS	Gaekwad Oriental Series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A	Indian Antiquary
IHQ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IIJ	Indo-Iranian Journal
Ind. St.	Indische Studien
JA	Journal Asiatique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ASB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J. Bombay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r. RAS	Royal Asiatic Society
JIP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JOR	Journal of Oriental Research, Madras

- ① Ernst Windisch, "Geschichte der Sanskrit-Philologie und indischen Altertumskunde," I, Strassburg, 1917; II, Berlin u. Leipzig, 1920;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n Indien," Drei nachgelassene Kapitel des IV, "Teils der Geschichte der Sanskrit-Philologie und indischen Altertumskunde," Leipzig, 1921.
- ② Henri de Lubac, "La rencontre du bouddhisme et de l'occident", Paris, 1952.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MCB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NGGW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OLZ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RHR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RO	Roeznik Orientalistyczny
SB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SPAW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ZKS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Ostasiens
WZKSO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ZII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ZVORAO	Zapiski Vostočnogo Otdelenija Russkogo Arxologičeskogo Obsčestva

希臘—中國—印度（公元前二〇〇年——一八七七年）

希臘—中國—印度

遠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希臘人已經知道有印度^⑤；自從亞歷山大征服印度（326—323 B. C.）之後，就知道得更多了。其中最重要的資料，是麥加士達尼（Megasthenes）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出使波陀離勃多羅（Pātaliputra）所寫下來的一本書。這本書後來失傳，但許多希臘和拉丁學者曾經使用過它^⑥。麥加士達尼已提及沙門（Śramaṇas）和婆羅門，許多學者認為「沙門」即是指佛教徒，但按此語在阿育王碑文及巴利原典上的用法，則似難如此肯定。希臘文獻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佛教，是在

麥加士達尼之後五百年，亦即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有一位住在亞歷山大港的神學家祈利文特（Clement），在他的「雜錄」（Stromateis）中提到印度人歸依「浮屠」（Boutta，譯者按：即佛陀）並事之如神的事^⑦。作為一位住在亞歷山大港的學者，有這樣的記述不足為異。當時亞歷山大港另有一位雄辯家狄安·基列梳斯多姆斯（Dion Chrysostomos），在一次對市民的演講中，就提及他的聽衆中有畢特利亞人（Bactrian），契地亞人（Scythian）和印度人^⑧。狄安·基列梳斯多姆斯死於公元一七七年。由此可見，在我們紀元後最初的幾個世紀之中，亞歷山大港、羅馬和南印度、錫蘭之間，一直都有接觸^⑨。如果誠如尤西皮亞斯（Eusebius 約二六二—三三九）所說，祈氏的老師龐泰諾斯（Pantaios）真的遊歷過印度的話，那麼祈利文特很有可能是對印度所知特多的人^⑩。有些學者相信：巴利聖典中亦有提及亞歷山大港的名字，不過寫作「亞拿士打」（Alasanda）..此字在「闍蘭王記」（Milindapañha）中出現四次（V. Trenckner 本，82. 23–24, 327.27, 331. 18 及 359. 29.）在「大義經」（Mahāiddesa）中出現兩次（P. T. S. 本，155.5, 415.11），在「大史」（Mahāvansī）中出現一次（XXIX. 39）^⑪。不過，關於此說，學者的意見尚未一致。

希利文特之後兩百年，希羅尼密斯（Hieronymus，約三四七—四一九）亦提到佛陀。他說佛陀是從一名處女的膝下出生的^⑫。

^⑤ 參看 W. Reese, Die griechischen Nachrichten über Indien bis zum Feldzuge Alexander des Grossen, Leipzig, 1914.

^⑥ B. C. J. Timmer 錄麥加士達尼之書作審慎研究。參看 Timmer 編：“Megasthenes en de indische Maatschappij,” Amsterdam, 1930 Recent Literature on Megasthenes is given by J. Duncan M. Derrett, “Megasthenes, Der kleine Pauly,” 3 (Stuttgart, 1963), col. 1150–1154.

^⑦ Strom. I. 15. 71; cf. Timmer, op. cit., p. 84–6, A. Dihle, Indische Philosophen bei Clemens Alexandrinus, “Mullus” (Festschrift Klauser), München, 1964, pp. 60–70.

② Ad Alexandrinos 32, 40. 雖按：畢特利亞位於西北印 Oxus 河與 Hindu-Kush 二山之間的古國，契地亞則位於黑海東北，今屬蘇聯。

③ J. Filiozat, *Les échanges de l'Inde et de l'Empire romain aux premiers siècles de l'ère chrétienne*, "Revue historique," 201, 1949, pp. 1-29; Ét. Lamotte, *Les premières relations entre l'Inde et l'Occident*, "La Nouvelle Clio", 1953, pp. 83-118; R. Delbrueck, *Südasiatische Seefahrt im Altertum*, "Bonner Jahrbücher," 155, 156, 1955-6, pp. 8-58, 229-308; Franz F. Schwarz *Neue Perspektiven in den griechisch-indischen Beziehungen*, O LZ, 67, 1972, col. 18-21.

④ Eusebius h. eccl. 5, 10. 雖按：尤西皮厄斯是一名基督教思想家。

⑤ 參看 H. de Lubac, op. cit., pp. 13-16;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I. Copenhagen, 1924-1948, pp. 441-442.

⑥ Hier adv. Iov. 1, 42; cf. A. Dihle, *Buddha und Hieronymus*, "Mittelalteinisches Jahrbuch," 2, 1965, pp. 38-41. Foucher, La vie du Bouddha, Paris, 1949, p. 357: Traditur quod Bud-dham, principem dog matis eorum, e latere Suo virgo gener-ārit. 雖按：希羅尼都斯乃另一基督教思想家，曾學於羅馬。

葡萄牙歷史學家狄奧果·度孔圖 (Diogo do Couto)，記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開發事業時，談及約瑟弗，說他：「在其傳說中扮演一印度大王之子，他所受的教育與全部細節均與吾人在佛陀傳中所列舉的相同……由於他是印度大王之子，吾人上文已指出，他很可能就是那充滿奇蹟的佛陀。」¹⁴不過，等到學者們確認約瑟弗傳說與佛教的淵源時，已是十九世紀了¹⁵。一八五九年，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即不斷有文章發表。一八九四年，安尼斯特·古安 (Ernest Kuhn) 出版了他的著作，把一八五九年以後所有研究成績作了一個全面的總結¹⁶。

然而，最近格魯吉亞文 (Georgian) 寫本的發現，使這一傳說的過程又引起了新的討論。據 D · M · 朗格 (Lang) 和格魯吉亞學者們指出：有關此傳說的格魯吉亞寫本原有兩種：一種是較古的，也是較完整的，從時間上看，可能在九或十世紀之間寫定；另一種是較短的，而且是在前者的基礎上作成的。這兩個傳本，D · M · 朗格都譯成了英文¹⁷。看來，這個較古的格魯吉亞傳本是基督教徒根據阿拉伯原文改編過來的。可能，在八世紀末，原來用柏列維語 (Pehlevi 譯者按：即三至九世紀流行之中古波斯語) 寫成的幾本有關佛陀的書，如：“A book of the Buddha”，

"A book of Balauhar and Budhasaf"，"A Book of Budhasaf by himself" 等，已被譯成阿拉伯文。這些阿拉伯傳本，現存最完整

的已於一八八八年在孟買出版，後來又由 V · R · 羅先 (V. R. Rosen) 譯為俄文，尋於一九四七年由克拉茲果夫斯基 (Krachkovsky)¹⁸ 出版；但有關帕列維語傳本的事却全不見提及。朗格假定，巴拉姆與約瑟弗的傳說最初是在中亞一帶的摩尼教徒中流傳，因為有一段古突厥文的殘本提到悉達多太子和病人會見的故事。但是，如果要為這一傳說向印度找資料，則其中頗多寓言不一定是淵源於佛教；學者已經指出：在「五集」(Pañcatantra) 及「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 中亦可以找到。很可能在漢譯佛典中亦有與此傳說相類似的故事或章節。我們很希望日本學者能夠研究這些最古老的、同時也是易於獲取的傳本（即格魯吉亞古本與阿拉伯傳本），並且和那些尚未被學者翻查的漢譯佛典比

較（譯者按：本書原爲作者向日本學者的演講稿，故有此語）。

格魯吉亞本後來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被譯成希臘文，再由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公元一〇四八年），由拉丁文再進一步被譯成各種歐西語文。

(13) 參看 L. F. Benedetto (ed.), "Marco Polo Il Milione,"

Firenze, 1928, p. CLXXVII, n. 1; A. C. Moule &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 London 1938,

P. 400.

譯者按：巴拉姆與約瑟弗之傳說最初傳爲「敘利亞僧人 John Damascene」的作品，內容敘述約瑟弗乃印度等國王子，生於深宮之中，從不知生老病死之苦，後來受一基督教隱士巴拉姆的引導而信奉了基督教。除結局外，其早期生活與佛陀傳極爲相似。

參看 D. M. Lang, "The Wisdom of Balahvar, London, 1957,

P. 12.

(15) Laboulaye, "Journal des Débats," 26 Juillet 1859; Felix Liebrecht, "Jahrbuch für romanische und englische Literatur, II,

1860, p. 314 - 334.

(16) Barlaam und Joasaph Eine bibliografisch-literaturgeschichtliche Studie" München, 1894.

(17) "The Wisdom of Balahvar." London, 1957; "The Balavariani,"

London, 1966.

(18) "Povesti o Barlaame i Iosafe", Moskva - Leningrad, 1947.

藏傳佛教在蒙古傳播與旅行

西方世界和佛教在亞洲的首次接觸，是在十三世紀羅馬教皇因諾增爵四世 (Innocent IV, 公元一一三九—一二五四年在位) 派遣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修道士 (Franciscan and Dominican friars) 出使蒙古汗的時候。當時，其中一位使者是意大利方濟各會修道士皮安·狄迦比那 (Pian di Carpine, ? - 1252)，他在一二四五一年離開里昂，翌年抵達中央蒙古的蠻地（譯者按：指拔都營地，其時正爲蒙古軍遠征歐洲之後）。一二四七年，他回到法國，並撰寫「蒙古史」 (Ystoria Mongolorum)。書中，他提到契丹的宗教（譯者按：當時西方人以契丹 Kitai 稱金，而誤以爲南宋亦

契丹人），以一種基督教的口吻寫道：

「上文所提到的契丹人，都是外教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字，有我們所稱的新舊約，有教父的傳記，也有隱修士，和教堂般的屋宇，以供規定時間內祈禱之用。他們承認有聖賢存在，恭敬一位真主，相信主耶穌基督，相信永生，但絕少洗禮。他們亦敬重我們的聖經，對基督徒友善，好施捨。他們都是善良而有人情的人。」 (Sinica Franciscana I, pp. 57 - 58)

這一段話，正如狄磊巴克斷定：很明顯地是指中國的儒者而不是指佛教徒。其後跟着提供佛教資料的，是一個佛蘭芒 (Flemish) 方濟各會的修道士威林·溫·勞思布洛克 (Willem van Ruysbroeck)，一二五四年間他在哈喇和林 (Karakorum) 住了六個月。他在他的「旅行記」 (Itinerarium) 中，相當正確地描述了西藏喇嘛，甚至提到了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彌·吽」 (On man haetavi or On man baccam, Sinica Franciscana, I, p. 230)。

不過，對佛教作最全面的記述，則是在馬哥孛羅 (Marco Polo) 的「遊記」 (Divisament dou Monde) 中。馬哥孛羅由一二七五年起，至一二九一年止，住在中國。書中記載他抵達沙州 (Sachau，即敦煌)，看到中國佛教徒的情形：

「此地 (沙州) 亦名敦煌 (譯者按：原文作 Tangut)，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只有一些屬於聶斯托里派 (Nestorian) 的土耳其基督徒和一些撒拉遜人 (Saracens) 例外。這些偶像崇拜者使用自己的語言，不靠貿易，而從事農耕以獲取穀物。建有頗多寺院及修道院，裏面置滿各種偶像，以便他們崇拜和進奉供物。」 (Ronald Latham 譯本, London, 1958, pp. 54 - 55)

在全書中，馬哥孛羅提到了西藏佛教；談到錫蘭時，更對佛陀的生平作了一個相當可靠的、精簡的說明。關於「亞當」 (Adam's Peak)，他說：「撒拉遜人認爲那是亞當的墳墓，但這些偶像崇拜者却把它稱爲釋迦牟尼浮屠 (Sakyamuni Burkhan)。原注：

即 **Sagamoni Borcan**) 聖母塔。」馬哥孛羅指出：「佛陀原是一國

王之子，他有過兩次遭遇，一次是遇到死人，另一次遇到老者；然後又敘述他如何離宮出走，「此後即過着一種嚴肅、簡單、而又清淨的修行生活」。馬哥孛羅知道佛陀的本生輪迴故事，他寫道：「他們說，佛陀曾經輪迴八十四次；第一次轉生時變成一頭牛，第二次變成一匹馬。」(*Latham* 譯本，pp. 255 - 257)

馬哥孛羅由中國回歸，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即再派遣修道士約翰·蒙迪·柯溫奴(John of Monte Corvino, 1247-1328)前赴蒙古。一二九四年，約翰抵達汗八里(Khanbalig，即北京)，從此在中國住下，並且有兩函寄回。第一函的發出日期是一三〇五年一月八日，第二函是一三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內文都提到當地的偶像崇拜者。一三〇七年，約翰被任命為汗八里大主教，直至一三二八年去世，同年，方濟各會修道士奧德歷·

狄波特郎尼(Odoric de Pordenone, ? - 1331)到達北京。一三

三〇年，他返回意大利柏都亞(Padua)，並口述他的旅行故事

(*Relatio*)。最後一位派赴蒙古的使節是約翰·馬利諾里(John Marignoli)，他在一三三九年由教宗班尼迪十二世(Pope Benedict, XII)派出，一三四一年抵達汗八里，在那裏住了三年，然後在一三五二年取道錫蘭回國^⑯。

這些修道士的旅行，在歐洲社會引起了極大的興趣。當時有一本最歡迎的書，就是約翰·曼特威里(John Mandeville)在一三六五年寫的「航海記」(*Voyages*)。書中除取材於這些修道士所寫的文獻外，更加添了不少傳說。現在此書還存有數約三百的手抄本，且被譯成各種歐洲語；由一四七〇年起，至十八世紀末，共印行了二十二次之多^⑰。

西方世界在十三、十四世紀所獲得的這些知識，亨利·狄磊巴克會將之概括如下：「一些有趣的故事，一些外表詳盡的東西，和一些有關和尚與喇嘛生活的記述，這就差不多是全部了。這個東方偉大的宗教，它的性格並未顯現出來，甚至連名稱亦未提及。對於它的教義，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前註⑯引書，頁四七)。

⑯

這些教皇使節所寫的記錄文獻經已出版，由 A. van den Wynga-

ert O. F. M. 編行。見 “ *Sinica Franciscana*, ” vol. I: *Itinerari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 XIII et XIV, Quaracchi - Firenze*, 1929. 其中重載諸卷之羅譯，見 C. Dawson (ed.),

“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 trans. by a Nun of Stanbrook Abbey, London and New York, 1955. 詳細的參考資料請參閱 I. de Rachewiltz & “ *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 ” London, 1971.

⑰

參看 3. M. Letts (ed.), “ *Mandeville's Travels*. ” *Texts and Translations,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M. Letts, “ *Sir John Mandeville. The Man and his Book*, ” London, 1949.

查威勞斯和其他的傳教士

一四五七—一五八八年，華斯果·達·伽馬(Vasco da Gama)出使印度，打開了西方與亞洲關係史上新的一页。十六世紀時，傳教士足跡已遍佈中國、日本、錫蘭、暹羅、和印度支那等地。

一五四二年，西班牙耶穌會會士法蘭西斯·查威勞斯(Franciscus Xavierius, 1506 - 1552)出發往印度，翌年抵達果阿(*Goa*)，當地自一五一〇年起，已被葡萄牙佔領。一五四七年，查威勞斯遇到一位名叫野幾郎(Yagiro)的日本商人，並把他帶回果阿。野幾郎對查威勞斯和另一些傳教士解釋釋迦(Xaca 譯者按：此係日本語「釋迦」的音譯。)的歷史，宗教儀軌，和佛教僧人的生活情形。這些資料後來都在信中由查威勞斯自己(一五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和這些傳教士，如哥士彌·狄·陀里斯(Cosme de Torres, 一五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果回當地的神父(the Fathers of Goa)，和尼古拉·連斯樂圖神父(Father Nicalas Lancisito, 一五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等分別送回歐洲^⑱。

一五四九年，查威勞斯動身到日本，三年後逝世。在現階段來說，要詳細研究十六至十八世紀前往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傳

教士所寫的著作是不可能的。亨利·狄磊巴克曾經提供了一些他們在這些地區所獲得的佛教的知識的資料，但迄今爲止，佛教學者尚未就這些傳教士所送出的報告，或根據這些報告而發表出來的文字作深入研究。只有經過周密的檢討，我們纔可以看出在這些出版物中所收容的資料的可靠程度。現在作這種研究的阻礙是：部份的資料只有在極少數的圖書館中可以找到，很多報告和書信原件則尚未發表，還保存在某些圖書館和收藏家手中。只有很少的一部份是被校訂出版了的，而在這些校訂出版了的東西中，亦大半未經東方學家的註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很難對十六至十八世紀時歐洲所獲得的佛教知識的廣度和正確程度構成明確的觀念。傳教士們曾經接觸過錫蘭、緬甸、暹羅、和印度支那等地的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 Buddhism*），又接觸過中國和日本的各個不同形態的大乘佛教。他們對佛教的知識，一方面來自觀察，一方面來自與佛教僧人的討論，極少來自對佛教典籍自身的研究。因此，他們對佛教的基本教義，想獲得一個明晰的印象是十分困難的。作爲一個宗教來說，佛教所立足的幾個主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都和基督教相去甚遠。如是對它的原典不經過徹底的研究，是不可能了解的。

② 諸看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nova editio* (G. Schurhammer et I. Wicki), t. II, Roma, 1945, pp. 151-153; R. P. Schurhammer, "Die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Portugiesisch-Asiens zur Zeit des bl. Franz Xaver," 1528-1552, Leipzig, 1932; Guillaume Postel,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Paris, 1552.

於是最先進入西藏的傳教士，就是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安東尼奧·狄安特拉第（Antonio d'Andrade, 1580-1634），他在一六二四年八月抵達姑基（Guge）首府扎布朗（Tsaparang or rTsa-bran）。同年十一月八日，他作了一個旅行報告，那時他已經返回印度的阿格拉（Agra）[1]，一六二六年，他這篇報告在里斯本出版，題爲：（*Novo Descobrimento do gran Cathayo ou Reinos de Tibet pelo Padre Antonio de Andrade da Campanha de Jesu, Portuguez, no anno de 1626* [2]）。翌年，被譯成法文，在歐洲引起很大的注意。然而，在扎布朗傳教成功的日子並沒有維持許久。一六三五年，最後的兩名傳教士被逐。其後於一六四〇年，馬諾爾·馬奎士（Manoel Marques）再作新的嘗試，結果被遞下獄。有關馬氏的消息。最後一次傳至印度，是在一六四一年。很有可能，他是被囚至死。耶穌會士在西藏的其他地方，亦曾嘗試展開傳教活動，但所獲致之成功更少。約在一六二七—一八年時，伊士提威奴·加奢那（Estevão Cacella）和約安·加布羅爾（João Cabral）兩人先後經由不丹進入日喀則（原文 *Shigase* 即 *gžis-kar*）。加奢那是在一六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到達的，停留至月底離開。一六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他重返日喀則，尋於三月六日在該地逝世。加布羅爾則先於一六二七八年時在日喀則住了一段日子，至一六三一年三月再訪日喀則，然後於同年或翌年離開。一六六一年，兩名耶穌會會士，一個是奧地利人約漢·格魯伯（Johann Grüber），另一個是比利時人阿爾拔·多維那（Albert d'Orville），由北京抵達拉薩。他們僅停留了一段短時間（由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底），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拉薩的情形就是因爲他們兩人纔第一次傳到歐洲[3]。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在十八世紀時，意大利的加布遷會（Capuchin）和耶穌會在拉薩分別設置傳教總部的事。其中加布遷會在十八世紀前半的大部份年代中（一七〇七—一七一一；一七六一—一七三三；一七四一—一七四五），都有會士派駐拉薩。不過他們之中只有一人獲得充份的西藏語知識，這就是法蘭西斯高·奧羅滋熬·狄拉·班那（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

十六世紀末葉，耶穌會的傳教士相信：西藏有基督徒存在[22]

1680-1745)。他從一七一七年到一七二一年間，費了很大的精力來鑽研西藏語。狄拉·班那是從一七一六年到一七三二年住在拉薩的。在這期間，他完成了一部西藏語大辭典的編寫工作（約收西藏語三萬五千）。這本書後來由蕭禮陀（F. C. G. Schroeter）譯成英文，於一八一六年在印度西林坡（Serampore）出版。書名是：“A dictionary of Bhotanta or Boutan language”（西藏語或不丹語辭典）。此外，狄拉·班那又譯了幾本西藏書，其中必須提到的有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Lam-rim chen-mo）和「波羅提木叉經」（Prātimokṣasūtra）。這些翻譯現在已經不存在，但狄拉·班那的西藏史編年紀畧則由安東尼奧·佐奇（Antonio Giorgi）收在他主編的 *Alphabetum Tibetanum Missionum Apostolicarum commodo editum* (Roma, 1762; XCIV + 820 pp.) 之中出版。在佐奇的業績之中，另外還有一部份是基於狄拉·班那的著作而作成的^{②5}。

一七一四年九月一十四日，兩名耶穌會神父；伊波列圖·狄士特里（Ippolito desideri, 一六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七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和馬奴愛爾·佛萊耶（Manuel Freyre）離開德里前往拉薩。他們在一七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抵達拉達克（Ladakh）首府列城（Leh，譯者按：位於印度河上游，今屬克什米爾），翌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抵達拉薩。佛萊耶旋即返回印度，但狄士特里則留在拉薩，直到一七一一年的三月二十八日。在這五年中，狄士特里一直在西藏寺院裏學習，對西藏語和西藏宗教都獲得了極其卓越的知識。他抄錄了好些藏文典籍，第一本就是「菩提道次第廣論」。他在一七二九年離開印度，並在歸途上開始撰寫有關他的旅行和西藏風俗、宗教的報告書（Relazione）。他的著述原稿一直未被出版，直到一九〇四年，纔由早於一八七五年發現他這份原稿的布依尼（C. Punt）氏摘要發表。不完整的英譯本則由菲力浦·狄·菲力比（Filippo de Filippi）於一九三一年刊行，此即「西藏紀行」（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ria, S. J. 1712-1727, London, 1931, second ed., 1937）。不過，此書之意大利文原本，最近已

經有魯斯安諾·培迭克（Luciano Petech）所作的完全詳註本出版^{②6}。在此版中，「報告書」共分四冊，第三冊（Petech, vol. VI, pp. 115-309）完全是記述西藏宗教的。培迭克的批評是「關於喇嘛教的描述，至足驚人，對喇嘛教了解如是之銳利及如是之深，在以後的兩世紀之中，歐洲只有極少數的學者能作到。」還有喬些比·杜慈（Giuseppe Tucci）的論評是：「狄士特里的著述，對於他的時代來說是超水準的：大乘佛教的玄思奧秘，直到上世紀末，纔開始由東方學者的廣博知識透顯出來，但在他的報告書裏，其邏輯的、經院式的建構已經很清楚了。」（參看培迭克書，V. pp. XXVI-XXVII）因此，我們當急之務，是要把意大利文原本，連同培迭克的珍貴的註釋英譯出來。

（未完待續）

^{②5} Giuseppe M. Toscano, "La prima missione cattolica nel Tibet," Parma 1951, p. 19; Luciano 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I, Roma, 1952, p. XVIII.

^{②6} Annotated translation in Toscano, op. cit., pp. 47-76; Portuguese text in F. M. Esteves Pereira, "O Descobrimento do Tibet pelo P. Antonio de Andrade," Coimbra, 1921.

^{②7} 翻看 Athanasius Kircher, S. J.,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is, qua profanis, necnon variis naturae et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is." Amstelodami, 1667; C. Wessels S. J., New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Journey of Fr. John Gruber, Archivum historicum S. J., IX, 1940, pp. 281-302. On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ibet and Central Asia see C. Wessels, S. J., "Early Jesuit Travelers in Central Asia," The Hague, 1924.

^{②8} A definitive edition of al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apuchin mission in Tibet, has been published by Luciano 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I-IV, Roma, 1952-1953.

^{②9}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V-VII, Roma, 1954-1956.